

# 祭火

■段吉雄

乡下人过年，可不像城里那么匆忙和慌张。

一年到头忙得两头不见天，图的是什么？不就是想着能好好过个年嘛！于是，一踏入腊月的门槛，也就踏进了年的狂欢里，从各家房顶上飘出来的炊烟都能闻到欢愉的气味。特别是喝了腊八粥以后，人们手头上所有的活路都是围绕着过年来做的。如果说整个腊月都是新年的铺垫，那么正月的前半个月就是元宵节的注脚，甚至可以这么说，过年期间的所有活动都是为正月十五这一天而准备的。

腊月，把准备了一年的收成加工、晾晒、烹烧，制成了一道美味，存放于竹篮里，挂在屋檐下，洁白的雪和干净的风一遍又一遍清洗着它们的浮躁，等到正月家里有客时拿出来，那些带着汗水的食物就变得更加劲道和意味深长了。不仅能品尝出浓烈的亲情，还能回味出一年的辛劳和自豪。感情在呢喃的细语里被拉得醇厚绵长。时光，在这一桌丰盛的食物中温柔了岁月。

乡村是从腊月开始活跃起来的，而真正达到沸点的则是正月。从正月初一开始，路上的人群就一拨儿接着一拨地涌动，到处都是拜年和串门的人影。这天，人们会把所有的农活全部都停下来。从祖上传下来的规定，这一天不准动剪子、镰刀等铁器，甚至连水都不能往外泼，说是怕“把财运泼走了”。

酒，成为引燃村庄走向狂欢的信使。自早晨开始，从每家每户飘荡出来的酒香味、蹦跳出来的猜拳声以及劝酒的吆喝声，就一直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回响，震落了一树的春雪。皑皑的苍茫里，树枝上几个细芽正努力挣脱束缚，探头探脑地寻觅着声音的来源。屋里的炉火正旺，人们喝酒的兴致也正旺，推杯把盏中，三皇五帝也罢，唐诗宋词也罢，都与他们无关。唯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去年一家的收入如何，今年种了几亩地的麦子、油菜，正月过完准备趁着农闲去哪儿打几天工。这些平凡得跟土坷垃一样的庄稼汉子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和他们不会夸夸其谈地说一些漫无天际的大话，只有那些熟悉的庄稼、粮食话题才感到踏实。

快乐是会蔓延和传染的，就像那些地里的芝麻、花生分蘖一样，从一颗细小的种子，经过土壤的孕育和岁月的酝酿，它们会以十倍、百倍回报给人们。正月赋闲在家的人们在快乐的召唤下，走出了自己的小院，开始寻找更大的狂欢。他们抬出藏了半年的树苑，烧起熊熊烈火，围着火苑拍古今，唱小曲，喝头年冬天烧的小烧，幸福感染了每一寸土地，就连火苗都会发出快乐的笑声。

火，成为原始人掌握和支配自然的先行官，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逐渐认识，再到如今熟练使用，人类沿着火苗一步步从丛林和动物中走了出来。乡村人对于火的崇拜是刻在了骨子里，从远古一直流传到现在。农村盖房在迁入新居之前，要在堂屋燃起一堆火；结婚迎亲，大白天也要携带点燃的灯火。至于除夕之夜，要把夏天准备好的大树苑点燃，通宵不灭，有的甚

至可以多日不熄。

崇火遗风让人们生命图腾里添加了一份炙烈的激情。在我的家乡，每个村子里都有几幅火星爷的匾幅：一尊三头六臂的神像，手执两把宝剑，怀抱火葫芦，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在他的下方分别站着马王爷和土地爷。这神像并不是长期驻守在哪一家的，而是由全村人轮流来保管。乡下人的堂屋正中是个神圣的地方，那里是供奉堂神位置，代表着人们的心愿和精神的图腾。或是书写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或是佛、道各家的神像。可是，火星爷轮到谁家供奉，这家堂神就要从中间的位置移向右侧的下位，而将左侧上位让给火星爷。这除了人们对火的崇拜，在潜意识中也把他当成了始祖来拜祭。

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难得遇到一个能够让全村人兴奋的盛大活动。于是，趁着过年，人们以火星爷的名义，调动所有的资源，把村庄每一个快乐的细胞都激发出来。那些能工巧匠到了大展风采的时候。一堆竹竿堆码在村口，两个篾匠坐在中央，周边围满了一圈又一圈看热闹的人们，背厚刃薄的篾刀上下翻飞，瞬间，一根根竹子如天女散花般变成了细条，旁边有人就用这些篾条和木头搭起了火龙骨架。没有图纸，也没有人指点，匠人们就根据自己的记忆和想象编织着最朴实的快乐。

在另一块地上，铁匠正在一堆堆旧报纸、锯末、黄泥、铁屑里忙碌。乡村的夜晚太过寂静，必须有点响动才能让快活传递得更远。况且，那正在扎制的火龙、狮子也需要烟花、鞭炮来催促，它们才会动起来，飞起来。还有，那群眼都望穿的孩子，把一年的快乐都寄托在这里。每人一根细筒的烟花，在正月十五的晚上点燃，绚丽的夜空中会堆砌出一个又一个的笑容，被鞭炮催醒的村庄开始酝酿秋天的梦想。

在人们紧张忙碌的时候，操持办会的人家会拿一杆秤到各家各户去收麦子。七斤整，一两不多一两不少，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这种分寸的把握，实际上是一种规矩和坚守，是乡村人的信诺。七斤麦子，承载着一个村庄的血脉传承，也是村民们欢聚一堂的信使。实际上，正月十五这天，主人家所摆的筵席比村子里所有的红白喜事都要丰盛，而且席面越是隆重越显得主人心诚。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七斤麦子实际上是一种优雅邀请。

终于，到了正月十五。吃过早饭，各家的男人们会换上过年的衣服，再把脸收拾干净，夹上火纸和香，就准备去“吃会”了。才半上午，那边的拜祭活动就开始了，鞭炮霸占了村庄的全部。此时，正堂屋的火星爷神像前面灯火辉煌。供奉的水果、祭品摆满了几桌，一条条红绫挂满了整个墙面，这都是那些许愿或者许愿的人供奉的。乡下人思想单纯，他们大多不太知道天上诸神的名字和分工，别说这些，就连20位佛、18尊菩萨、18个罗汉的数量他们都不知道，只认识眼前的这位。于是，把一切的希冀和愿望都托在了“火星爷”身上。求子，求财，求升学，求平安等等。而据人们相传，在这天许愿会特别灵验。于是，从上午开始，手捧红绸的人们就站满了院子。

鞭炮声络绎不绝，当然锣鼓声也一直没有停下来，都是一些喜庆的曲子。院子中间，一个干透的大树苑正吐着劲火，间或发出噼啪的炸裂声，人们围炉而坐，喝着浓酽的茶水，说着正月里发生的趣事。院子的一角，硕大的蒸笼里

腾起浓厚的烟雾，蒸肉醇香、蔬菜芳香、丸子腻香、糯米清香的气味在院子上空盘旋一圈后，顺着火辣的鞭炮声朝着各家各户飘去。

酒席上的热闹自不必说，你来我往的劝酒声中，红晕一点一点爬上了每个人的脸庞。但是，人们都知道今天的重头戏不是在闹酒，而重点在下午和晚上的活动。酒过三巡之后，操办人会拿出名单开始分工，哪些人是要龙的，哪些人是舞狮的，哪些人是掌灯的，哪些人是放炮的。其实，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些耍龙舞狮的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要有一把子好力气，除此之外，还要懂得礼路，汉子们心里自然有数，喝酒时心里都把握着分寸呢。

那条20多米长的火龙此时正在屋里蓄势待发，竹骨龙鳞，身披红绸，器宇轩昂，呼之欲出。锣鼓响起来了，渐渐紧密起来了，十余个腰系红绸的汉子，顶着一脸的红晕高擎着火龙冲了出来，绕着院子盘旋着，呼啸着，挟带着山呼海啸般的风声。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那条龙突然冲起来了，扶摇直上，在空中扫视一圈后，又一个俯冲，向着人群扑来。原本簇拥在一起的人们瞬间炸开，那火龙就在人群中间打着旋，吐着雾，上下翻飞，左右腾挪，带起了地上的灰尘，搅翻了燃烧的大火。人们惊呼起来，喧嚣起来，呐喊起来，而那条火龙也像着了魔一样，翻腾得愈发疯狂。

突然，紧密的锣鼓声戛然而止，那正狂舞的火龙闻令即停，硬生生把自己狂舞的身子停下来，悬浮在空中。清脆的铜锣声咣咣咣敲了起来，那火龙略一思索，一个俯冲，朝着院外掠去。兴奋的人群紧紧地跟在后面，看着它朝什么地方飞去。村西头有一个大水塘，那是全村人畜取水的地方，火龙一路舞动，来到水池边，锣鼓助威，人声呐喊，火龙一步一步走到水池里，龙首朝下轻沾池水，之后又腾空而起。此时，锣鼓声更加密集起来，火龙像是得到了什么召唤，沿着池边又飞舞起来。这在乡村里叫“吸水”，火龙首次现身，必须要来“饮水思源”，同时也让后人记住先人创业的艰难。“吸水”过后，火龙便到村子的空旷地方去表演了。

相对于火龙的威风八面，狮子则相对含蓄一些。当天晚饭过后，狮子开始到各家各户去送福送财，人们早就准备好了，看到欢腾喜悦的狮子，立即点燃了烟花围着它打转，狮子便满院子奔跑起来，躲避着烟火和狂热的人们。锣鼓的助威声，人们的欢呼声，让村庄沉浸在这种沸腾之中。

整个夜晚，村庄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野马，亢奋地奔跑、欢呼，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中送走了闲暇的时光，等到黎明来临的时候，那又将是一个忙碌的时节。

## 作者简介

段吉雄，80后，作品在《长江文艺》《福建文学》《人民日报》等刊发。著有探案系列小说集《罪案终结者》、散文集《一条河流的走向》。有数篇散文600余次入选中学教辅和全国31省市高中、初中语文试卷。